

生命的艺术

杨明义

余克危，我一生的挚友，今年他的1000幅油画作品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分四集出版，面对这些用他全部心血哺育而成的作品，我真正体会到“有志者事竟成”这几个字的深刻涵义。此时，除了感动之外，内心也为他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因为这些从他生命中迸发出来的画面，真实地表达了一个艺术家，对生命、对世界、对艺术的真切而虔诚之心。

我和克危在大跃进的时代一起走进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就读，至今算起已有四十八个年头了。在社会变革的大浪潮中，在人生崎岖不平的路上，我们兄弟彼此携手，风风雨雨共同在生活的艰难和苦痛中挣扎，只有作画、工作、劳动才能使我们感到愉悦和享受。如今，人生的一大半过去了，但我相信，克危，还有我们几个知心知己，努力进取的同窗好友们，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大声讲：“我们把全部的青春，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自己终身热爱的艺术，是祖国的光辉艺术传统在激励着我们不断奋发向前。”我们用自己的一生努力，甘心情愿做祖国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支不同寻常的小花小草。这也是实现了早就在就学时定下的终身的目标和理想。

克危当年是我们学校里的高材生，他对自己严格的要求练就了其扎实的基本功，他不仅仅满足于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而且紧跟着俄罗斯巡回画派大家和欧洲印象派大师们的足迹，起早摸黑，废寝忘食利用空余的时间画素描。写生，追求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独特感受，成为一个和当时政治气候不合时宜，却被同学们所敬重的所谓“只专不红”的典型。

狂热的大跃进结束了，我们也毕业了，克危和我一起分配到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但他和我一样心高，不甘心苏州的安逸环境，申请投考外地高校去深造。但美好的前景往往与道途中的险恶同存，一顶“脚踏两头船”和“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大帽子成了他向前道路上的拦路虎。当时只专不红的人是不可能被高校录取的。最后，写了检查，才得以换取重新回到苏州工作。但是，克危被变相惩罚安排到了基层玩具厂。低廉的工资，学不致用的工作，前途茫茫，幸好业余时间还是属于他的，为了坚持自己的志向，为了艺术，他利用了空余的每一分钟，仍旧作画、写生不停。沈慧珠是他这辈子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伴侣，我们几个好友经常一起聚在他新婚的小屋内，谈生活、谈艺术。谈前景，彼此的鼓励支撑着我们早已确立的人生信念。

“文革”后，克危终于调入了地方剧团。凭借着绘制大幅的舞台布景来发泄着他对艺术的狂热，他背起那沉重的油画箱随着剧团走南闯北，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他的笔下幅幅被表现出来。当然他最钟情的还是哺育他成长的地方——苏州水乡和洞庭太湖。水乡的抒情典雅，太湖的开阔浩荡，铸造了他大气厚重又清秀隽永的个人画风。数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写生作品堆满了他的卧室兼画室。天道酬勤，克危的艺术在生活中磨炼，在实践中升华。

1986年年底，我告别了苏州国画院的同仁，赴美留学。在临别的欢送宴会上，克危满怀深情地对我说：“你能有这个机会出外奋斗，我既高兴又羡慕，希望你能成功。”他当时那对我期待的目光，鞭策着我，也是我在异乡努力进取的动力。1991年我在纽约接到朋友的来信告我克危身患重病，恐很难治愈，我闻之如雷轰电闪，心霎时抽搐起来，但又不敢多问，害怕有更不好的消息。只得在异国暗暗为他祈祷，祝愿我的朋友

克危能像他的名字一样真正克服这次人生的危难。

1993年秋天，也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所在的美国画廊倒闭并宣布破产，法庭判决画廊拖欠我几万美元的画款一笔勾销，同年台湾高雄的画商也骗去了我一大笔画款。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际，我不愿面对任何人。匆匆回国只想赶紧准备另一批作品去香港另谋出路。还清晰记得那天，我乘坐公交车正由北向南行驶，到了接驾桥路口红灯前，阴天的人民路上秋风萧瑟，落叶飘零，只见一骨瘦如柴的人欲穿过马路，仔细一看竟是克危，那时的他瘦得我简直认不出来了，我不禁一震。阵阵寒风袭来，吹起他稀疏的头发，他昂着头，缓缓地走向前方。此刻的他正在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而此时的我也在为自己的生计劳碌奔波，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前面再难的路，还是要坚持走下去。

克危终于以他顽强的超常人的毅力，战胜了死神，在大家的关心下病情也渐渐好转。1995年我在台北的画展开幕式上，见到了他托好友送来的花篮，在异乡得到同窗好友的祝贺，成了我永远美好的记忆。当时他的油画展也在台北展出，当地的报纸上，关于我们二人的作品和展览的介绍文章同时刊登在一张版面上，将我们的艺术，我们共同的努力一起展示给台湾的同胞。

克危彻底从病魔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油画箱背不动了，就画起了水墨画。劫难后获得新生的克危，以他艺术家崭新的视角来重新观察世界，克危的胸襟更宽阔了，眼光更远大了。因为他抛掉了以前在他身上的所有的杂念和琐事，把自己对生命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全部迸发表达在他的画中。他抛弃了以前作品里对着对象写生的束缚，用更自由更奔放的笔触更随心所欲地表达他的艺术理想。太湖畔的田野、渔舟、四季间色彩多变的丛林、墙角下的玫瑰花草，都在他的画笔和刮刀下赋予了新的生命。中国画传统绘画的意念，已经渗透在他的血液中，意象成了他绘画中追求的新的目标。这正是一位画家历经千辛万苦才能达到的忘我境界，这便是克危艺术生命道路上又一个新的高峰。我欣赏它，并由衷地赞美它，因为我深深知道这用生命换来的艺术来之不易，它将是永远属于勤劳、勇敢、真诚、不屈的探索者的。祝福你，克危兄！

绚丽似火 激情如歌

冯豪

早在1980年，曾看过克危的作品。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几幅静物写生，记得那些色彩，仿佛透视，跃动着生命的气息，节奏，瑰丽中蕴含着清新，静谧，平和却又熠熠动人……克危，这个视艺术为自己生命的画家，他的思想、感情、气质、素养，不仅融入了他的作品里，而且，折射、散发在他悉心追求的泱泱艺术境界之中，那种对生命、对世界、对大自然深深的执著之情，辛劳安得避之，祸福焉能左右？毕生的信念，足令人为之精神焕发，心灵震撼，生命何求——虔诚奉献给自己一生酷爱的艺术，岂非一个“情”字可以了得！

克危，天生就具有一种身经百战的坚韧和从容不迫的学者风度。冥冥之中，他的人生之路，好像天定，并在极自然而然的状态下，进入了一种传奇般色彩和境界氛围之中。他的足迹可谓遍及全国，像贵州奇岩、雁荡、桂林、巨庐、敦煌、龙门、长江三峡、九寨沟、张家界，还有黄山的飞雪，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青海的日月山，以及人迹罕至的东极岛。这当然培养了他特有的犀利无比的艺术眼光和豁达襟怀。与众不同的是，他在理性的热情中追求和探索赋有美感的画面，他还特别注重在这些作品中注入个人独特的内心感悟，这种天赋予他那种得天独厚的艺术感觉和理念，就是能把西方绘画技巧巧妙地融进中国画，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和情调之中，作品既有欧洲油画丰富微妙的色彩层次、构图追求，又充盈着中国画的笔法、意境和传统笔墨艺术特有的雅逸与清新。而且，他精于观察，对形的追求均以现实为基点，并能加以适当适度的主观处理。他的绘画极讲究柔和鲜亮的色彩，细致的笔触和精确的轮廓，刀功笔意，挥洒自如，光影色彩，精彩纷呈。他的许多写生画和架上画表现了一个倾情艺术者真切的生命轨迹和经历，其风景画又常常笼罩着一层浓雅迷人的色调，清新温润的空气质感，不同的层次和静谧的意境，瞬间和永恒交织一起，如此和谐自在，深入人心，并构成了一个内蕴丰富的艺术交响。他的作品宛若一曲悠扬九天的田园牧歌，抒情意蕴，隽永丰厚，空灵而不带哀怨，又好像山中初绽花蕊的凌霄寒梅，铁骨柔曲，馨香沁人而没有半点苦涩。作品高扬古典主义艺术的和谐、雍容与庄重，洋溢浪漫主义艺术的悠肆和浩然诗情，彰显写实主义艺术的诚实与真切，光大表现主义艺术的瑰奇与飘逸，还有印象主义艺术的率真与热情，更有中国传统文人画特有的意境与融融情趣。作品真诚、理性、秩序、和谐，将其本人对社会、人生、文化、艺术的理解深藏其中，总是给人有那样一种清新、隽永和意犹未尽的回味。和谐之美、结构之美、人情之美——化作整体之美，一如流畅和一口气画成的情感流动，和谐、优美、抒情。而且，他总是在孜孜不倦，钩沉搜微，寻求探索着新的变革契机，力图在艺术上表现出那一种超越自然、超越自我的永恒之美。有人说了，从克危现在的画，仿佛看到了宾虹老人的笔墨感觉。是褒？是贬？是得？是失？画家的思考，是最好的佐证！也许是一个契机，感应？几十年前，写生路上，邂逅刘海粟，老人一句“你要能画出你余克危能画而别人不能画出来的画，这才是你的本事”，括言寥寥，却如雷贯耳。心有灵犀，一点就通，可以说，这一句格言将会整整影响克危的一生！于是，可以这样说，凤凰涅槃、克危之变已成弦上之势，不上不行，欲罢不能，不能不说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与决心，丢掉数十年的写生功夫，告别经典，疏离法则，组合光、影、色的艺术概念，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变就能变的。然不破不立，背水一战方能绝处逢生，这就是辩证法！告别那一种绚丽而优雅，那一种精致和丰富，那水乡的迷离碧波，氤氲水色，黄山的云霭松影，璀璨晚霞，那些曾倾注着他的情感、生命体验的

精彩作品，就今天看起来，也不失为是一幅富有灵性，极富思想和创意的大家之作。好在这位貌似羸弱，内心却跳动着—个坚强，永不屈服的灵魂的硬汉，由于执著、痴迷、倔强，就凭着这份热爱生命的赤诚，怀着攀登艺术又一高峰的精神，打点行囊又出发了……

艺术世界，就像充满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世界—样，有着无限的想象空间、情感空间和许多不可知的变化动因。—场大病，犹如突如其来的劫难，几乎将画家推向了失去生命的边缘。然而，也就在这种时刻，画家还是“独执偏见，一意孤行”，在忘情忘我地工作着，在艺术想象的海洋里任意驰骋着。在缜密的创作思考中仍旧保持着他平日里那种追求艺术所特有的快乐与坦然，这番充满着悲欣交集、乐观向上、阳光般灿烂溢射的情绪，谁能不说这是一种真切得连天公也得为之赞叹，动颇的艺术精神呢！其实，这阶段，正是画家进入艺术创作和演变的黄金时刻、非常时期，“玫瑰”系列就此诞生了！他歌咏式地画出了心中的玫瑰。那种游戏自如、充盈着激情的色彩笔触，真正的第一次这样的随心，又那么融情达意，流淌着感觉，流淌着诗情，流淌着画家倔强生命的光辉！这一种大胆的叛逆行为，纵身跨入艺术自由境界的韵味，不仅像—次樊篱的解脱，而更像—次真正意义上的理想放飞。色彩在歌咏，情感在奔流，刮刀下轻盈中殷殷带着一—种心灵的韵律，花朵虽还留下具象的痕迹，但周围已经是一片生动跳跃的光景和情调了。而“花之韵”系列中的花，已经再也找不到花的轮廓与痕迹，就像—些符号与内在的旋律，看得见，摸不着，却又是那样鲜活泼泼的存在着，像在春风里歌唱、摇曳。躲着、笑着，不断散发着不屈不挠的旺盛的生命气息！接着，愈发不可收拾，他的“梅”“无题”和“太极”系列又相继出世了，这是他画品辉煌意象里出现的又—新的高峰。在“梅”系列中，克危大病初愈，然体力尚弱。源于对生命的热爱，对艺术的执著追求，衰弱，使他背不动油画箱，—度曾放下了油画刮刀，但他又端起了毛笔，以“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顽强毅力，—步就大胆地跨进了意趣融融的水墨世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很快就画了大批的水墨画作品，大多是表现梅花的题材。梅花的高洁，梅花的凌雪傲霜，梅花的精神品质，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幻化成—种崇高，—种象征和寓意，—种心灵净化的美丽意象与精神。可以说，克危画梅，让人看到色彩线条组合在遐想之中，生机勃勃、灼灼琳琅，形式、意象均自成一格，无姿掩霁，冰清玉洁，仿佛有祥云飘来，逶迤灵动而富有不同寻常的神采和韵味。而“无题”系列，克危身体刚刚基本恢复，画家的心情大有“千里江陵—日还”之势。经历了这—番刻骨铭心的磨难，可想而知，克危的艺术的境界也出现了突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与升华，那些充满张力、撑天的枝干，斑斓绚丽的树叶，分明是—种劫后逢生的欢欣，—种心灵撞击后情感的喷涌，是炼狱里的火，是激情生命的歌，是—场暴风骤雨扬长而去，天际霎那间出现的璀璨彩虹！这的确使我想起了凡高，想起了最诚实的大自然的讴歌者——康斯特布尔，想起了更具浪漫主义方式的透纳和非常爱动感情开极富激情的欧仁·德拉克洛瓦，这些如火如荼的热烈变得情感化了的境界与情调，这些以纯朴的现实主义自然地向人们展现明净大自然的洋洋手法、这些充满强烈效果的气象殷蒸腾的自然景观，这些用大胆笔触和色块表现大自然伟力的整个画面；还有，这些在笔触与线条中散发的中国画味道，尤其是黄宾虹老人深厚华滋的笔墨感觉，都像在和克危笔下的作品—起融会交织，畅想对话，并联袂合唱其鸣……而“太极”系列中，在想象的天地中的克危又像悟到了什么，已经不是单单为心境的流露，仅仅作为—波作气，—笔草草的随笔小品可言，随心所欲，精彩绝伦，梦幻与现实的沟通与渐变，分明有—种中国画意境里的“意外之趣”“天然之趣”和“神来之笔”的追觅与暗合，婀娜，跳跃，飞扬，流变，从太极形成的旋形巨大气流，那气场，那“天地共生，万物为—”的境界和张力，那直指艺术本源的探索性图式语言，隐隐地感觉到有—种灵魂里透露出来的轻松、飘逸和超脱，—个“妙”字如何了得？

回溯当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体现者，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和颜文梁等—代西画学子无疑像盎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是西洋美术坚定的传播者，他们那充满造型观念的艺术双眸，使他们整个的生命都仿佛散发着西洋油彩的味道。颜文梁先生可谓首屈—指，他心无旁骛，终生不渝、

劳苦功高地在西画阵地坚守。但不言而喻，其实他们心中越积越强的中国文化心理与依恋故土的传统情结，常常又时隐时现地渗透，传达于他们的油画作品中，这一种挥之不去、思之又来、不断积聚、释放的故土情感意识，使他们当中许多人最后不约而同地走向一条中西融合之路，尽管各自的切入点存在差异。相对而言，只有林风眠对东西方艺术不抱成见，因此，应该说他是20世纪一个最鲜明、最坚定地提倡和实践中西融合的画家。缘此，林林总总的历史背景，也许多多少少影响了克危一生为之奋斗的艺术道路。

余克危一九四一年生于上海，少年时就酷爱绘画，毕业于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后师从俞云阶、顾文梁、刘海粟等大师。一开始，他从油画入手。为此整整倾心三十余载，成果丰硕，是当年苏州油画界里倜傥潇洒的领军骁将。克危在作画过程中，从不安于现状和墨守成规，他的思维和想象永远在“旋转”与“选择”，以“创新”和“立异”为乐趣。他创立的画风和他常用的特殊技法，许多方面已成后学典范。克危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画家，他并不是没有困惑，但他始终一直坚持努力着。他对东西方绘画的知识和认识非常深刻而渊博。他认为，不应该把国画和油画的界限分得那样明显和狭隘。中西绘画的对立中其实应该有许多可以吸收融合的东西。而他也一直是这样思考并且身体力行着。十余年后，台湾著名的美术评论家李贤文评论克危的油画说：“余克危的油画只有余克危能画得出来。”一语中的，克危很觉欣慰，这的确是他心中一直未曾忘记追求的最高目标。从1980年到1996的十六年间，余克危在苏州、上海、南京、青岛、台北、台南、高雄、台中等地和日本、加拿大、美国分别举办过油画、中国画展览达29次，先后还出版了《江南风情——余克危油画选》《余克危油画集》《余克危中国画集》，在创新和立异方面，克危曾创作了大量中西融合、神韵兼备的油画及中国画，很多作品为多国美术馆、博物馆及收藏家青睐、收藏。他的作品《无题》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国家美术馆举办的活动中荣获了“最杰出中国画家作品特别奖”，为我们国家和民族争了光，获得了令人叹服的成绩。而他却不以为然，常常在谈论中说起作为画家应该秉有的平常心态。应该说，这的确也是他现在画风形成的一个潜在的本质性原因：经历了生命艰难历程之后的他，一切都像过眼烟云，胸襟开阔，淡泊名利，唯有艺术才能得以永恒的理念，一直深深铭记在他的心里。如何在东方油画艺术上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进而创造出真正本土意义上优秀的当代艺术，这才是最根本、最主要的问题。对于名利、地位，克危则表现得非常冷静和超然。虽然，周围世界在变，古典的人文环境已经变异，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总是那样乐观、愉快地埋头作画，这一种澄心静虑，恬然忘年和以画养心的艺术状态，确实让人充满敬意。我们在克危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也看到了他那种外柔内刚的秉性：1992年，日本东京的美术馆馆长来到中国，提出要高价订购克危的画，条件是不要中国风景，而按他提供的资料用余先生的刮刀绘画方法画日本和欧美风光。克危听了微微一笑，说自己作画只画心中要画的，从不画别人指令要画的东西。馆长先生傲慢地问：“余先生你要听听我所提供的资金数目吗？”克危仍然微笑着说：“不，不必了，再大的数目我也不画。”馆长先生只得黯然而去。当时全程陪同的翻译，一位四川姑娘紧紧握着克危的手激动地说：“我陪他走了大半个中国，心里一直感到压抑。今天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痛快，我佩服你，我感谢你，余老师，我会永远记住你的！”1994年，一个代表台湾艺术中心的某君，因不讲信用而遭画家唾弃。“不要说结束的话啦，余先生要知道，找我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的啦。”克危道：“我虽穷，但不看重金钱，而是看重人格。看重信用！”1998年抗震救灾，克危通过民进中央，捐赠100幅画，搞了义拍，拍了26万，用这笔款子，创办了两所希望小学，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湖南。电视台知道后，请画家前去看看，克危婉言谢绝了。他说，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什么，我就是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我做得很开心，这就行了！就是这样，这个文约约，戴着深度眼镜，身体显得十分单薄而清瘦的画家，骨子里却有着了一颗中国人的高贵坚强的心灵，从深层次唤醒人对意志、尊严和崇高的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人所推崇的浩然正气和道德标准里的礼、义、仁、智、信，那一种独特真切的文化性格和品位，一个“高”字又何得以得？

说起来，克危现在的画，鲜明地体现着他现在生活的状态，调子轻松，用色巧妙；光与空气已不是自然

世界里真实的再现。那诗一样的韵味，大多表现傍晚、早晨、午间，大自然里树木带有温情感觉的风景。看他的作品，树木挺伸的枝干和茂密的树叶，有一种立体雕塑的感觉，好像又充满着蓬勃生机，清晰、自然、热烈，画面上流露出的那种诗意，情调含蓄，旋律稳健，内容丰富，却又像燃烧着旺盛的生命之火；他告诉我，追求独一无二，就是他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就如音乐、舞蹈、诗歌、戏剧。音符可定为凝固的点线，休止将成空白，音色变成冷暖，旖旎舞姿的奔放或含蓄，会化作笔墨倾泻或舒缓、顿挫之举，诗之格律，营造画中气韵，意断思连，不着之处，即使落虚，仍觉实而不空。大象无形，亦可借形。就像生活中有许多美丽的灵感火花，闪烁眩目，稍纵即逝，全凭自己去感悟、发现和捕捉；还有像毕加索、凡高、达利等许多外国艺术家，石鲁、苏天赐等中国现代艺术家，都没有艺术框框，没有固定模式，但在他们不断推出的系列作品中，却充满了何等震撼人心的创造精神！克危还告诉我，他最近还写了许多书法，特别是唐六如的落花诗，运笔、意境，整个的感觉好极了。我想，这些对笔墨观念的自觉意识，使他积极回归到传统文人画的审美世界里，这不仅不会排斥他对西画的把握和抒发，相反却更能使他在中国传统经典意笔的最高境界中感悟更多。百川归海，这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情结的缘故吧！有人说，“在克危的画前站长了，便会有一种静谧虚净的感觉缓缓流入你的心中，如泛汪洋，如游空山，似梦似幻……”；还有人说，“我无法想象他是用怎样的一种心灵在塑造这样的图画，我觉得他的画境正在升华到他自己想象的唯美主义的顶端，或者他已经正在触摸到绘画语言最高境界中最难诠释的真话”。是啊，克危创造的探索性艺术空间里，富有灵性的色彩之美，色与色微妙的相互感觉关系，依然显露出他独有的那一种抒性情的风格品貌，蕴含着向往自然、并与天地宇宙交流的生命意识，更是融入了中国画传统的经典理念及其形式特征，而表现这些内容的色彩理念与技法又完全是展现了画家心手合一、天人合一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克危的心，可谓洋溢着生之欢欣，他兢兢业业、勤孜以赴，厚积薄发，荣辱不惊，努力实践着自己“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敢于把一切东西都丢掉，去表现心中要表现的就可以了，而且要不断地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的心中诺言。我们看到，在克危的作品中，确实真正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最高境界；体现了当代油画艺术在人文精神和民族化发展方面的不断探索和努力；体现了一个才情横溢的艺术家在视觉艺术领域里积极寻求艺术自我的状态和境界。对克危来说，一生勤奋，几经彻悟，人生百味，日月是竟。艺术，只有艺术，才是他真正的生命意义。他的希望，他的梦想，他的快乐，他的心境和寄托，全都在此，搜响了那一曲激情洋溢的生命之歌！

2006年7月28日于苏州听枫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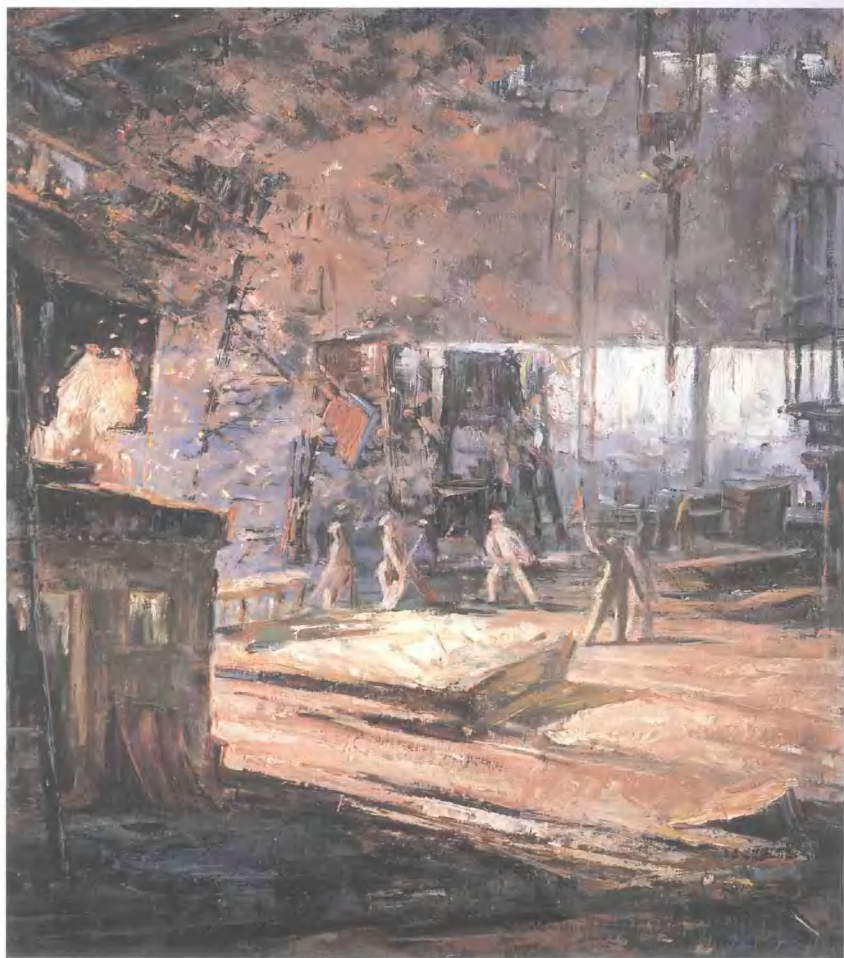
图 版



“苏钢”组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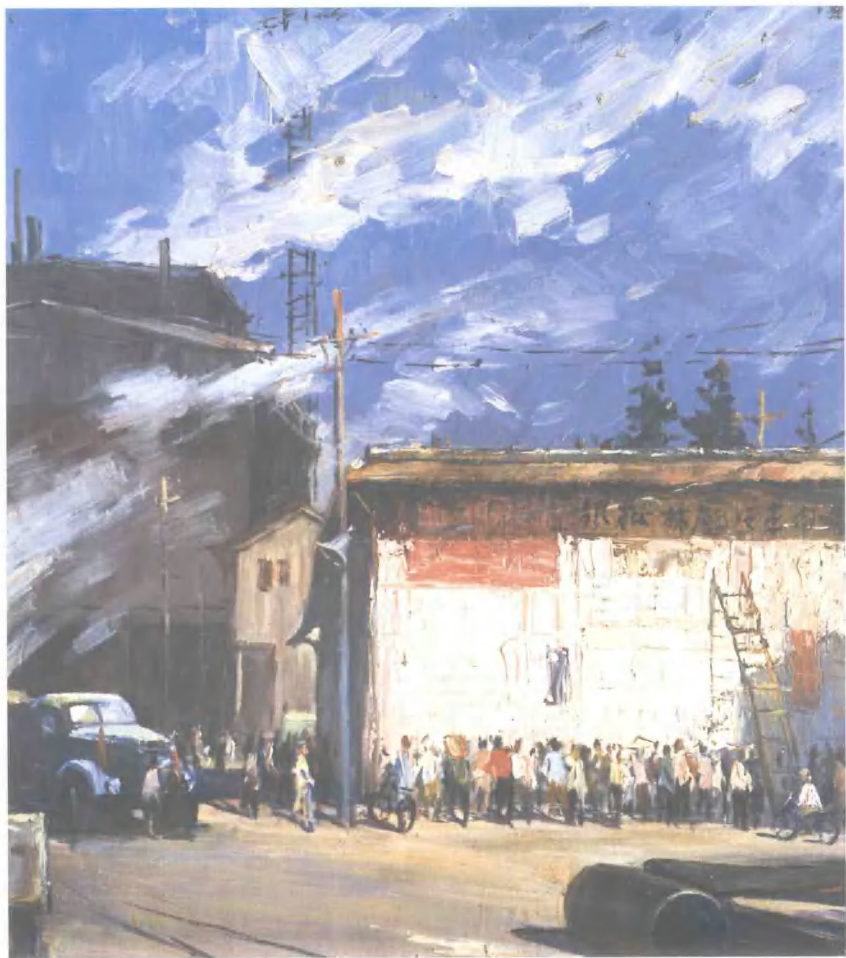
“苏钢” 组画



“苏钢”组画



“苏钢”组画



“苏钢”组画



太湖初春



漓江春翠



太湖组歌



太湖组歌